

本色潘军

陈小龙



图为潘军在“泊心堂”作画

潘军曾说：“某种意义上，一个作家童年或少年的记忆，决定了他今后写作的方向。一种地域文化，对于一个作家意识的形成，是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。”因而，他喜欢将那些回忆皖南旧事的文章放在散文集的开篇。他对故乡的人和事，始终充满了深深的眷恋，那种情愫就像其笔下梅子岭的炊烟袅袅升腾，优美且动人。

喜欢潘军散文，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文字。记人叙事，简洁恬淡，既不拿腔捏调，也不居高临下，就像两三知己灯下夜谈，或直抒胸臆，或信手拈来，或诙谐风趣，自有一种韵味，让人沉浸其中。忆旧的一辑，最出彩的莫过于外祖母的形象，仅仅撷取了几个细节，比如镇定自若闯过日本兵和伪军的关卡，深夜怒掀外祖父的赌桌，不卑不亢顶撞剧团团长等，就传神地勾勒出外祖母虽目不识丁却生性刚烈、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。

潘军身上有着典型的文人气质，心气高，底气也足，是一个很直率、敢于流露真性情的人，这些都决定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顺风顺水。1989年秋天，他离开安徽省委宣传部去了省文联，从1992年起，潘军又过起了孤身漂泊的生活（他自己称之为自我放逐），先去了海口，之后去了郑州，最后是北京——合肥两地跑，就这样跑了六年。

文集集中的多篇散文都写到这段坎坷困顿的人生经历，一方面使他身心俱疲，看透了世态炎凉；另一方面，他更真切感受到友情的可贵。比如，刚到文联时遇见的老唐（唐先田），他一直为潘军的前程担忧，不过从不进行劝慰，而是一如既往地与之作随意性的聊天。再如，潘军刚到海口时，素未相识但极具热情的韩少功不仅为他安排住宿，并邀请其到家中吃饭。正是朋友们的理解与不离不弃，使得作者感觉彼此靠得很近，冷漠中的缕缕温情，支撑着他度过最背时的那些日子。作者由衷地感怀：“人这一生下来，其实最后得到的就是几个好朋友，因为父母终归要离去，儿女也终归要自立，能够相依为命的，惟有朋友，至于我，田瑛便是。”

就从内心而言，文学在潘军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

取代的。当老唐明确地表示不主张他南下去经商时，他说的一番话表明了自己的心迹：“我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”潘军没有食言，所以下海归来后的他呈现出井喷状态：2000年，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的国内七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他的16本书，这在中国出版界十分罕见，被称为“潘军年”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而他编剧本、做导演，摄制的电视剧如“二战三部曲”——《五号特工组》《海狼行动》《惊天阴谋》等都热播荧屏，红极一时。然而，潘军骨子里是把挣钱和写作严格区别开来的，就比如做电视剧，还是为了挣钱，没有成就感。他更愿意进行的是那种遵从内心的写作，恪守文学立场的写作。潘军所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，喜欢传统文人的风范，喜欢士大夫式的清雅，尽管现实和理想永远有距离。

盛名之下的潘军，有着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清醒。自序中，他直斥那些散文明星一方面可以对老实的学者兜售矫情笔法，另一面可以向正经的作家贩卖所谓的学养，颇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。摆脱了名利诱惑与羁绊的潘军，既不申报任何职称，也不担任任何职务，正因为无求于人，所以才敢于说不；才能抑制骨子里的轻薄，内心保持住一份宁静。而他最希望的仅是自己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或者比较纯粹的作家。

2017年，潘军离开寓居十几年的京城，回到了故乡安庆，为其书房和画室取斋号“泊心堂”。他每天早上去泊心堂，沏一杯茶，执一管笔，很随机地点点染染写写画画，践行其“六十之前舞文，之后弄墨”之约，而后便有了《泊心堂记：潘军文墨自选集》，收录其绘画赏画后的心得与感悟三十余篇，画作百余幅，图文并茂，相得益彰。

潘军的这些散文，延续了一贯的风格，诚如他所言：“从前看齐白石，不觉得妙，如今读来，妙不可言，知道了一种大巧若拙的美。但凡文学艺术创作，朴素的美终是大大美。”而知人论世，更有着阅尽沧桑之后的睿智和淡泊。譬如，《醉翁之意不在酒》评说欧阳修“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摆脱政治上失意的阴影和诽谤的困扰，寄情于山水，诗酒逍遥，并作出惊世之作，可见是老江湖。”出语颇为新奇。《燕赵悲歌》则由荆轲刺秦引申至不肯过江东的西楚霸王项羽，直言：“说到底，我们至今缅怀的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正义，一种血性，一种肝胆相照的侠气，一种慷慨赴死的豪迈，这便是高贵的英雄气，浩然长存天地间。”读之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“陈师曾在谈到文人画的要素时这样指出——第一人品，第二学问，第三才情，第四思想。可见，这已经不是画的境界了，而是人的境界。”笔墨春秋，画中人生，潘军正以此自勉，潜心作画和写作，努力达于其境。

以情真写世界

——读袁恒雷《每一滴水都是河流的微笑》

赵小越

都说东北人热忱重情，江南人儒雅温润，将这两点糅在一起来形容青年作家袁恒雷，是再贴切不过了。袁恒雷的散文如五六月的日光，暖而不炙，又如盛满肉杂的浓汤，一勺子捞进去满满的干货，简而言之，舒服又耐读。他的文字很真挚，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高密度的认真、对亲友高密度的关怀，以他书写时常落下感叹号这一蛛丝马迹为证。不刻意粉饰词句、多从内容上增添文章厚度广度是他坚守的个性文风，擅用文史哲视角解读事物是他理解周边世界的切入口。

看到袁恒雷的《每一滴水都是河流的微笑》，我本不经意间想起了瑞士诗人罗伯特·瓦尔泽的诗集《月亮是夜晚的伤口》，二者书名结构虽相似，人生态度却迥然不同。瓦尔泽命运如雪，生前躲进精神病院，靠资助捐款生活，在世时读者稀少，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，因此他的作品读起来总有一种直击心灵的疼痛。而袁恒雷的散文只看到书名便觉正能量满满，在东北没有暖气的初春，读他的文字，身边仿佛有个小火炉在弥漫着暖流，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。

袁恒雷曾在苏州求学8年，其间开始写作投稿，在那里，他首次体会到了文章变成铅字豆腐块的欢欣雀跃之情，足见这段光阴对他人生的重要。他游览过的苏城景致处处透着桂花香，他写道“桂树扫过我的眉眼，我在桂花香里看到有名人故居，房门上有铜锁，我轻叩了几下……”他对美的追求、对名人的谦逊态度尽显笔尖。苏州的金鸡湖是他放松身心的地方，对他来讲是“人间新天堂”；再如吴作人艺术馆、光福镇四柏、木渎古镇、横塘，还有苏州的各类花草树木，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，将其前生今世娓娓道来，从景色里汲取足够的养分。在他眼里，苏州城里的一切是有绵延生命的，所以他笔下的苏州文字也是活的，有灵性的。

生活的范畴是无边的，而作家的眼睛就是选择性的细节刻录机，能把好故事收进记忆里。在苏州与桦甸间往复数年，从悲催的春运购票，到迅捷的高铁乘坐，他有着强烈的对比体会，于是诉诸笔端，他感慨道：“想想十五年前，同样的距离啊，我要走三倍的时间，而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朝发夕至了”；他耐心解答高中生成长中遇到的情感问题，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写下了《青春的美在于它的多彩》；他与父母农忙时节干农活，收获粮谷满仓，品尝丰收喜悦，感受到了回家的幸福。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《雨滴 花香 清茶》一文，从赏雨

赏花写起，写到陆放翁、杨万里，写到苏州的雨后天清，写到桦甸小城……他重情，对旧物故人自然是保有一番思绪的。后来这篇文字发在了著名刊物《延河》上，加上创作谈和评论，作为专栏形式呈现出来。

袁恒雷还善于从季节时令的角度来体悟人生，他对自然万物有着极为感性的原始热爱——这种热爱体现在春天时是“那期待的心情像极了约会时的羞涩，心儿那个跳啊，激动着，雀跃着，我可是等了你漫长的一季呢！”体现在秋天时是“秋熟时分，我总是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身心，我想去寻找那片山水，那片我路过，却未品尝过的山水。”他喜爱绵软的纷纷扬扬的雪，喜爱蒸腾着水汽的冰湖，可他不喜欢寒冷，他写鸟儿的翅膀翻热了冰冷的空气，弹琴的人驱走了严寒，想想也可理解，一个心中时揣“火炉”的暖男怎么会对冰冷孤寂的冬心存青睐呢？

同为文科生，我很欣赏袁恒雷丰厚的文史知识，这在他的散文中又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比如他写在清贫中创作灿烂的莫扎特、苏州的寒山及寒山寺文化论坛、蒋子龙与李天卿的友情岁月、苏绣和苏州绣娘、最好玩的人文老头汪曾祺、袁枚与刘墉的过往……读他的文字总能获益匪浅，引发思考，比如他花了很大篇幅写了莫扎特的一生，他这样描述《莫扎特作品集》：“翻开书页，那五线谱仿佛是一条时间的河流，而那些跳动着的音符就是流淌在五线谱上的颗颗明珠，玲珑剔透，热情奔洒，洋溢着永恒的青春生命力。”

一本书同样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德行。每次读袁恒雷的文字，都会被他的温情、真挚、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文风所吸引，处处透着对世界的大爱与大善。写作路上有此良师益友，此生幸甚。



《每一滴水都是河流的微笑》
袁恒雷 著
江西教育出版社